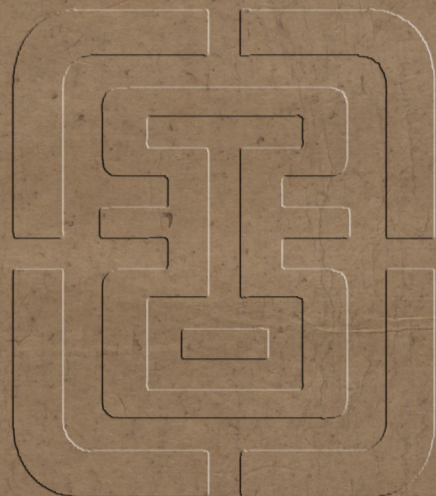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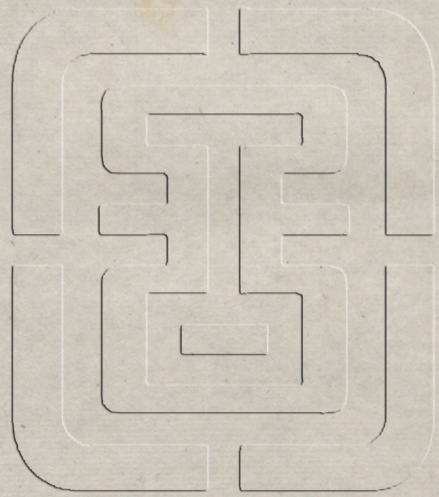
1305



後村先生大全集  
一六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四

外制

陳辯依前觀文學士特授正奉大夫福建安撫  
大使

朕歷觀先正尤重故鄉曾繇上宰之尊嘗臨青社珺  
以元勳之望亦判相臺肆起耆莫就額方面具官某  
一代經綸之賢佐兩朝開濟之老臣出若富范之行  
邊力既勞止退如馬呂之居洛卷而懷之身雖掛于  
衣冠人猶問其年貌及新大化並致諸賢首馳銀信  
以趣歸屢卻蒲車而堅卧虛前師後誦之地莫其一

來聞東甌南粵之民德爾再造屬帥垣之弄印即里  
第而建牙以大使而領州若高皇之待浚百年創見  
十聚懽傳驚行畏包老之嚴明狙詐服宗俞之駕馭  
馬騰士飽練帳下之飲飛海宿山行絕草間之暴客  
坐令遠俗復覩太平朕為無媿干士民卿亦有辭于  
父老噫園林之勝鐘鼓之樂幾人獲全邦家之光閭  
里之榮二者孰美勉建嘉績用酬隆知可

陳韓依前觀文學士特授宣奉大夫依所乞致仕  
朕惠顧全閩儀圖壽雋閱禮樂謀元帥甫就畀于中  
權至將相歸故鄉遽欲尋於初服重違雅志申錫思

言具官某鍾河嶽之英傳關洛之學始若莘渭之王  
佐將以有為晚如齊魯之大臣召而不至嘉其庶退  
處以便安監成憲于祖宗之朝布寬條於父母之國  
僅及五月而報政不許一年之借留懇切而言閔勞  
以事千兵百吏未嘗知畫錦之榮一馬二童俄復返  
深衣之舊陟文階之峻品拓采地之新畬噫明哲以  
保其身御素安于止足體貌而厲其節朕未替于春  
懷尚告遠猷益綏純嘏可

臨江守臣陳元桂忠義之節照映今古特轉五  
官贈寶章侍制與一子京官一子選人賜錢十

萬貫助葬仍立廟賜謚正節

過家而懷印綬繡行極太守之榮扞圍而死封疆板蕩識純臣之節方欲革臨難偷生之俗所宜褒見危致命之人具官某昨劄部符適罹秋患不委國而大去寧為王而前驅元歸如生宛然先軫之面血化為碧衣哉長叔之冤采行路無情之言知罵賊不屈之狀奎閣候松楸之對水衡給助葬之錢錄其孤兒節以一惠噫古有叔廟祀睢陽之守城今無百身贖仲行之臨穴諒惟吳爽歎此寵光可

趙與諶西外知宗

天眷聖宋本支百世昔也聚族京師南渡於泉福建外邸文昭武穆日大以蕃常選宗室之有德望者以糾率之爾由為丞即外厯麾節好謙而下士樂施而疎財所至有琴鶴之風無珠犀之謗清修足以勵俗長厚足以容衆使之居祭酒之任而不責考功之諫麟趾公子必有觀而化者睚方嚴于更迭爾豈久于滯留可

沿江制參京觀為提督也田歲收增額特轉一

官

言留屯之使者多矣惟充國能行於淫中亮能行于

渭上是在人而已吾視故府歲收二十萬斛者有賞  
爾以議幕提綱歲收不止及額更羨五萬餘斛副聞  
第勞來上其進一秩以為服勤盡瘁者之勤可

吳淞湖北提舉

朕念重湖之北遠于天而近於塞比歲驚駭清野失  
耕土之瘠者今不毛矣民之貧者今靡孑遺矣孰能  
為朕任咨諏勞來之責使甯骸復為人董荼化為館  
乎爾以儒發身剛介有立其以常平使者節攬轡一  
行去吏之蠹賊拯民于水火以清約變污濁以義理  
折強暴湖外之民庶乎其稍有生意矣昔熙寧遣趙

濟淳熙遣朱熹千載而下是是非非自有公議爾宜  
擇于斯二者可

卓夢卿直寶章閣廣南提舉

朕監國初成憲以守兼船而琛臺久虛非利印也選  
擇而使也爾昔執簡赤墀之下談經細旃之上知朕  
貴德而賤貨進廉而惡貪矣昔先臣介仕于嶺嶠鄙  
有夷琛象爭賤買仁宗曰唐介必不爾命取其籍閱  
之果然此予命爾以貼職送爾以皇華之意也否則  
互市豈無他人乃以煩前御史哉可

陸德輿依舊寶章學士知太平州

吳以長江立國護數處之風寒晉於姑孰置屯壯下  
流之形勢矧值脩攘之際尤難牧守之材自非近臣  
曷稱隆委具官某修之賢聞于天下機之文貴於洛  
中批勃瓊闌凜若銀臺之風采持衡銓部皦然水鏡  
之晶明頃辭長樂之麈還返平泉之墅朕灼知薏苡  
之謗起於無根卿憮避刺相之行為之易填屬時天  
塹預講秋防凡六朝諸名勝設險守國之遺規與中  
興賢將相建事立功之陳迹憑高感發望古慨懷壁  
壘旌旗孰不仰臨淮之號令繭絲保郭必且減晉陽  
之戶祖先回羣心坐收長筭噫犢耕渤海應無帶刀

劍之人鳳集潁川行有下璽書之寵可

陳顯伯徵猷學士知建寧府

朕懷老成之舊重恬靖之風蒲輪加璧之招確然辭  
巽燕寢凝香之樂處以便安陟奎閣之隆名需潛藩  
之近次具官某博古通今之學吐詞為經之文久冠  
橐班孰識鄭公之履嘗持文柄尤多陸氏之莊潤色  
皇猷之才高調護儲闈之功大頃勇急流之退俄逢  
聖化之更以周天官兼唐內相朕方渴想召賈傳而  
使前卿有遐心嘆魯生之莫致念其耆艾命以尹釐  
輟清都太微之廷收碧水丹山之郡實維鄰壤諒愜

雅懷噫黃霸化行瀨川毋令專美子牟心存魏闕尚  
告遠猷可

曾穎茂依前集撰知隆興府兼江西運副

朕慨念江鄉簡求尹漕頗聞會府思廣平陽春之來  
爰及列城願子駿福星之照選於已試誰不曰然  
具官某機足以語九流智足以應萬變論思禁路並  
遊東馬之間彈壓神臯不在敬尊之下頃拂衣而勇  
去屬解瑟而載調深惟翼軫之區適值兵戈之後蹠  
血踐教州之境生聚殲焉披粟餉萬竈之屯本根撥  
矣孰可往甦于凋瘵爾嘗游擁於節麾必推採焚拯

溺之心必體被髮纓冠之義必獲五善必寬一分使  
落霞孤鶩之觀復還而木牛流馬之運不絕民有生  
意軍無乏興噫常丹之政立碑難忘於遺愛魏牟之  
心存闕尚告于遠猷可

沿江制參程若川為監軍應白鹿磯之急轉一

官

白鹿磯之捷與臣世忠臣允文金山采石之功相埒  
爾于是時能率下流援師來會丞相謂爾征行良苦  
濟助孔多朕甚壯之晉秩一等以觀趨事赴功者可

鄭協秘撰廣東運副



頃者建制闡于西廣命將調卒旗鼓相望大農窘于  
 供億乃竭東廣之泉粟以資助之一旦寇至制閫莫  
 能式遏蹠血數州東路僅僅自保而公私煩費力竭  
 而本撥矣朕惟已疲之馬驟之則輿駭久張之弓急  
 之則弦絕思得忠實體國老成練事者往將隆指而  
 命爾協馬涉使名加美職而歌皇華之詩以送之昔  
 河東之民目鮮于為福星嶠南之士祀瀛溟于精舍  
 以仁賢不以材健也爾其勉旃可

楊瑱寶章閣依舊游西提舉

朕以元日詔部刺史舉澄按之職法饜殘之吏爾適

秦使畿內造庭稱觴朕惟舊學之美子公府之賢掾  
 深欲引以自近念爾方褰惟問俗為天下郡國之倡  
 姑命寓直延閣以沆外庸可

賈明道都大坑治自此以下再兼換垣所作

昔大防純仁光輔无祐大忠純禮皆列外服豈以兄  
 弟之當國而廢朝廷之擢才哉爾以高才妙質久於  
 郎潛紫遷卿少出為牧守資歷深矣及丞相歸衮未  
 之甄拔非抑同產也示天下大公也朕以鎔臺命爾  
 起家非私丞相也監我家成憲也矧丞相嘗泣是官  
 士民至今丞嘗之尊其成規廣其遺意大小馮君之

歌不得專美于前矣可

趙崇熈吏部侍郎兼檢正

朕躬攬權綱首嚴銓綜群趨左選誰為寒畯之階梯  
 妙選端人俾掌天官之衡尺輿情允愜素望久孚具  
 官某凜凜百鍊之剛挺挺千尋之直刺裁甚敏聳觀  
 郢匠之斤揮發摘如神靡事漢臣之鈎距畫笏而計  
 省之職舉涉筆而中書之務清遷選授之名司峻論  
 思之真拜厥令士難得闕吏或舞文彼車載斗量皆  
 望山公之啓擬此鏡止水止專待行儉之公平簪素  
 之聯有光履屐之間咸當噫古人設小宰之職權重

于列曹先賢謂同姓之卿心存於宗國益殫忠蓋庸  
 副簡求可

孫附鳳右諫議大夫兼侍讀

有獻告后每陳忠臣五義之言以諫名官遂冠天子  
 七人之列出於親擢孰不聳聞具官某塞直剛大子  
 兩間達智仁勇之三者自更大化編歷繫官見無禮  
 於君真有如鷹鷂逐鳥雀之志距和說害政不下驅  
 虎豹放龍蛇之功凡冰山倚勢之人若金谷望塵之  
 友抨彈畧盡虛穴一空既振職于柏臺直登賢于蒲  
 省汲黯入禁闈可寢淮南之謀陽城伏延英不待昌

黎之論匪曰序遷之典故茲為柄用之權輿噫荷良臣美名卿有魏鄭公之素願事聖君無諫朕疑荀卿子之失言其益進於忠規以欽承于春獎可

范純父殿中侍御史

續諫垣之集霜簡威傳提憲府之綱風稜采峻宜加顯擢以示至公其其中有操存外無附麗卿取諸世者塵矣朕選于衆而得之頃列駕行晉莪多角字字中儉人之肺腑言言切時政之膏肓艾夷本根銅山之賊掃迹推求甲乙金谷之友散群論賑荒如極溺棟焚請去貪必明目張膽迺絲七爭晉二一臺昔

諷議優游尚且伏青蒲而諫今事權雄劇皆當奉白簡以聞奏篇之藁常存公議之責亦厚噫古人仗下馬之喻予豈諱言先賢殿上虎之風爾宜舉職益殫忠告以副眷知可

倪普監察御史兼殿講

朕收比年倒持之柄以肅朝綱進當世能言之流俾分臺察士有愷志人無異詞爾負籍甚之名養浩然之氣奉對丹墀之下贈矣諸儒給札玉堂之廬馳聘千載朕惟載之言不如見之事幼而學固欲壯而行擢自麟臺列之烏府厥今虜暴特皮膚之淺患民飢

為心腹之近憂蠲死而調度繁興戒飾而風愆自若  
惟有布端人于耳目使之盡規庶幾起壞証之膏盲  
捨是無策方欲挽回于世運豈惟糾紛于官邦噫泰  
道外小人朕何幸陰消而陽長春秋責賢者卿當如  
日烈而霜嚴其陳昌言以快輿論可

孫應鳳將作監簿

朕惟祖宗朝如庠初如敬放如蘇轍如鞏肇皆比肩  
而立中興如鄱陽之洪廬陵之曾允近者如蜀之李  
建之徐亦接武而進此衣冠盛事也爾一門二惠珠  
聯璧合而仲氏遂為諫諍論思之臣爾尤溫良恬靖

既奏邑最長餉幕丞藩府矣顧未開朝蹟可乎簿正  
雉監問津清要廣廷之下文石之上庶華萼之相映  
亦墳麓之迭吹

徐經孫磨勘轉中未

論思班俊袞袞而登考課法嚴銖銖而較雖如時望  
必待年勞具官某表知而裏剛出藩而入從既貳秋  
卿之事仍兼夕拜之司正色而言東省為之增重塗  
婦之語外廷有所未知竭其獻替之忠焉非心積累  
為功者有虞陟明之典久矣通行先秦存古之官豈  
其輕授可

鄧炯磨勘轉中大夫

漢第從臣之頌以觀其材周計群吏之功必要諸久  
 蓋雖貴近不廢故常具官某典刑老成禮樂先進扈  
 屬車法駕每行黃道之間侍廣廈細旃密邇清光之  
 側班爵已高于西制銓衡當進于一階噫隆古盛時  
 嚴三載陟明之典本朝成憲象七期實歷之勞祇  
 服寵光益肩忠報可

楊瑛太常少卿

禮官必屬之名士卿選莫高於奉常蓋將以為論思  
 獻納之儲非使之治制度文為之末維爾顯考事予

潛藩方脩代來之功奄興川逝之嘆賴有賢嗣繼收  
 世科行能尤高中外詳試久煩以米鹽簿書之事乃  
 進之玉帛鐘鼓之間出則典領曲臺入則彌綸左闈  
 昔齊魯諸生知變僅能就一代之儀河汾高第逢時  
 終有愧明主之問爾其討論典故損益古今勿安起  
 絕之卑行陟持荷之峻可

劉應龍農少仍兼說書

乃者風憲之臣一遷他官率不肯拜往往遂聽其去  
 朕病其然必維之繫之與相終始予以見朕容受忠  
 言之意爾為御史奏篇鯁亮庶幾不負親擢者卿選

吾所甚重非外更麾節內歷郎監不輕授茲由六察  
徑升九列一以擢才一以賞諫于爾加厚矣矧魏冠  
旃履親近如故天下事有可言者爾第言之朕將虛  
己以聽可

右諫議孫附鳳磨勘轉承議郎

兩制之高出于親擢三年而計必以序升茲惟古今  
之常亦自貴近而始具官某靖共而好直剛毅而近  
仁仲山甫無畏強禦之心群僚震懼陸敬輿有本仁  
義之諫千載流傳擢寘上坡號為紫路孰不羨九遷  
之袞袞豈其較一秩之區區顧審官之法則然考績

其來已久噫當雷霆獨立聳聞造辟之言以日月為  
功深愧待賢之意欽承新渥願有殊褒可

趙師光侍右郎官

選人自一命以上參注者率挾勢與力惟小使臣賤  
無勢貧無力多受抑于胥吏淹留困厄于逆旅主人者魚貫  
也朕甚患之爾老成暢練牧三郡有甘棠之思使五嶺  
無蕙苾之謗歲晚歸來色夷氣和由棘寺擢蘭省則  
馮唐白首矣惟更事多則能指吏姦惟秉心公則能  
守銓法使鶚弁無失職之嘆則爾有佳吏部郎之譽可

吳君擢可封郎官

列宿之選甚重非有名論朝蹟郡最者不可以超資越錄  
而至爾早收科第與貴游異矣嘗歷丞郎其塗轍清矣  
又出為牧守其資歷深矣司封在列曹中職事尤簡昔  
多以名士為之亦爾舊種還以命爾勉之哉進修賢  
業涵養盛年有濯家舍香之榮母唐人觀花之嘆可

陳相國子博士

有列于成均者皆師儒也而教胄子者獨為博士之  
長唐以韓愈輩人為之然猶有冗不見治之歎豈春  
誦夏弦之迂濶不足以補朝莖暮盭之淡泊歟爾自  
為諸生每一篇出紙價為貴才高氣剛不能媚柔與

念其留滯周南之久也使之佐  
事皆屬畢焉孟軻曰樂得天下  
大有教育之樂則無冗與莖盭之  
爾其需之可

丞

券禁如山而倉庾氏所積乃若  
今日隱憂也爾昔出為守宰入

丞九扈步武寢高爾其條畫源

求蠹敬之小者佐其長而推行

涉筆視唱籌而已可

該進經武要畧轉通侍大夫  
 閣衆皆進律寧過于用思爾與  
 官某動遵禮度飽閱古今竭其  
 老于宿衛號官省之舊人出聞  
 侍元豐眷思之燈火凡明謨雄  
 備由西府而來然林樵亦北司  
 隨加朝冕不違朕方求禦戎之  
 益聲事君之小心可

官郎官

亦凋匱為鍾官者類曰膽水淡戾

乳不可以復珠池之珠不可還與  
 猶前日也然鼓鑄相權之于本  
 嘗之絕豈非毫練足以幹旋精  
 名曹唐及本朝多以處佳士爾  
 昭朕擢才旌能之意可

直寶謨閣江東提舉

賢俊蜀珍畢集于朝爾其一焉  
 輔侍從者十之九爾家世人物  
 一顧留滯周南坐老歲月及舊  
 從丞相入獻戎捷權少宗正一而



去朕為悵然庾節非所以煩繁  
科調急郡縣空虛田里蕭條徒  
振德其困之法斥其饜殘千東

按察也非為喜擇官

所重至本朝加重其前列往往

藻思奏賦南宮第一客授三載

亦殊殊權也然教侯類易教國

模範尊惟公明則有司之衡尺

審益勤表率庸副簡求可

張濟之太府丞

為列郡選牧守難為本朝進英俊尤難爾由儒科邑  
寂登畿一再遷嘗執經而傳朱却亦將建牙而坐黃  
堂矣顧內與外孰重輕其輟虎符入儀鷄序朕之外  
府既無珠玉玩好良貨賄之藏所職不過九貢九賦  
惟正之供與夫兵吏之券勞雖若之鈔引而已其佐  
而長脩舉職業以俟明陟可

史繩祖直寶章閣江西提舉

江右今歲幸而有秋然郡縣之創殘者未復田里之

凋瘵者未甦民力窮而糴事方興吏治偷而饗風尚在朕于此時擇常平使者歌皇華之詩以送之其任不亦重乎爾西州之望覽輝而至著書翼經學奏篇切時弊皆朕之所嘉獎而白首即潛了無躁心其進延閣之真為朕攬轡一行使江鄉之人皆曰福星見于翼軫之區則向之創殘者凋瘵者可還承平舊觀矣民之窮者吐氣吏之饜者革心矣可

劉良賁知嘉興府

通者廬陵調守詢之外廷皆曰無以易克既剖左符臨遣而中道顧以疾諗朕察爾忠實非飾辭者恬退

非薄淮陽者為之改命易地為二城均為望郡嘉禾雖少需次然中車粟里采藥鹿門無幾何時東方千騎趣上矣非惟慰爾欲便安之意亦以示朕體群臣之心可

即仍前任茶鹽檢閱官賈益增羨轉朝散郎

國家大計十之九取諸賈海欲鈔引流通而無壅必笏鞭畫笑之有人爾前以才選分司采石鱸息之入有增無虧爾不憚于宣勞予豈容於吝賞可

趙孟博陞祕撰

士大夫孰無森戟凝香之興及得千里之地類墮感

後和先生九金集

則石堂

曰未易為或曰不可為有鄙夷之心而無治理之效者十郡而九也爾收鐔津暮年他人劫劫無餘力爾上供送使廩兵祿吏未嘗乏絕然未嘗牟利加賦而用足郡人謂爾但飲此州水耳日用百需皆取之於家待百姓甚恩御史卒甚嚴朕聞而嘉之論譟木天職清地禁以慰邦人借留之心亦以見朕褒顯循良之意可

汪立言浙西提刑

在漢渤海多盜暴勝之繡衣持斧以威之而不止龔遂使民賣劍買牛以安之而盜熄非特可以見龔暴

二臣之賢否亦足以判武宣二君之優劣矣爾頃矣江表有澄清之志而又有拊摩之具遂畀以畿右麾節乃者水潦灾被三郡吳僅半收朕念吾民之昏墊阻飢也教詔郡國賑贍而安集之又以臬臺在吳命爾蒞焉蓋以一路民命付爾矣夫均之為民惟窮無告者宜振德均之為盜惟驅于飢者宜末減均之為吏惟躋于貨者宜汰斥此朕臨遣刑獄使者之意爾其欽哉可

虞宓太學博士

朕患風俗之躁競也思擢孤立平進之士以挽回之

後和先生九金集卷六十四

七

易見堂

爾通經學古嘗奏邑取開朝蹟佐藩條而佩二十石  
印綬矣顧有厭譁喜靜之意其安恬靖重如此可以  
坐臯此橫塵柄而謀可以立諸生而誨之矣朝廷清  
望官未有不錄學省進者爾其勉旃可

徐檢大社令

二令列屬于奉常其職清繁朝額以待雋胄其選遴  
爾先人賢執政也爾隸公子也又內為掌故外佐臺  
閫則涵養熟而東練多策靖共爾位嗣有褒陟可

知信州趙希訪轉朝散郎

屬者邊更不戒狂制偷渡內地震擾而上饒遂為傳

烽過師之地蕭然煩費及氛祲掃清則郡邑俱殘歎  
矣爾剖符于公私赤立之後而能扶持敗壞訪問疾  
苦摩拊瘡痍牽補之絕兵民德之轉而上聞其進一  
階庶幾虞廷陟明漢廷增秩之意可

陳韡贈少師

朕加惠臣隣興懷勛舊慙遺一老且聞垂絕之言茲  
曰三孤特厚飾終之典宸榮鮮儷眷注未忘具官某  
知剛知柔有仁有勇家傳正學蓋自紫陽翁而來天  
與素書不假黃石公之授七聚遺黎脫虎狼之厄三  
郡叛卒伏鯨鯢之誅絕口不言其然鞠躬盡力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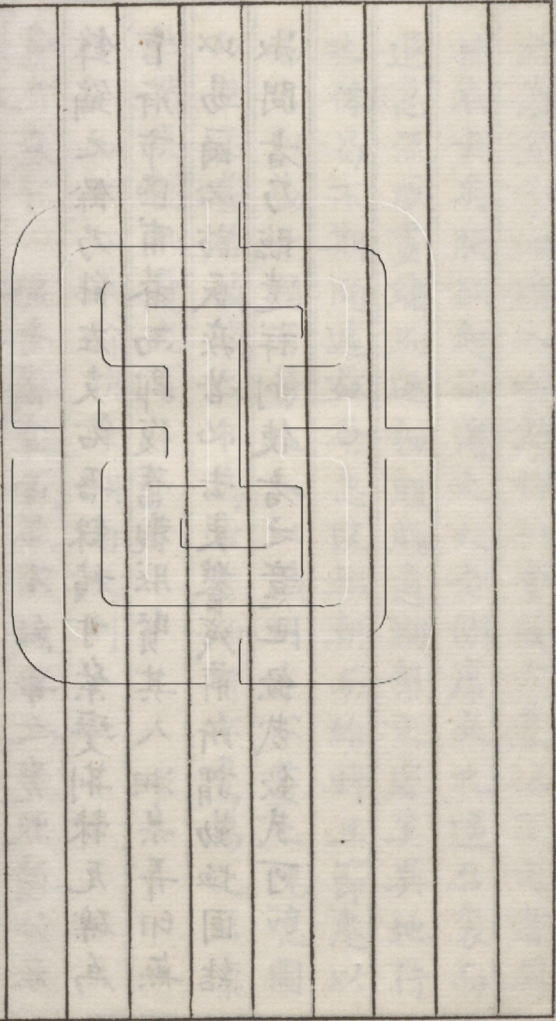
出藩宣于四國入唯諾於一堂爾方慕浴下之者英  
 拂衣去矣朕欲起海濱之大老側席久之逼台衮而  
 退急流厭畫繡而返初服頗適澗槃之處美異地行  
 之優昌不期爾遽奄忽既輟朝而給賻且節惠以  
 易名以勸于國有勞之人以識用才不盡之愧噫圖  
 功臣像嘗居麟閣之中為帝者師斯亦鷹揚之亞凜  
 然精爽歎此麗光可

知臨江軍俞琰除湖南提刑

湘中叢被兵者三郡潭岌岌僅自保而屬邑之境獸  
 蹄鳥跡皆至焉朕閔湘民之禍至此極矣勤恤猶恐

其傷國結猶恐其離淑問猶恐其寬孰能推朕之德  
 意志慮于一路者爾幸南昌有絃歌之愛牧清江承  
 鋒鏑之餘乃能左支右吾銖積寸綵變荆棘瓦礫為  
 官府市區甫葺而郡復舊觀朕賢其人湘臬弄印無  
 以易爾必訪民疾苦心去吏饕殘前所謂勤恤固結  
 淑問者乃臨遣祥刑使者之意也欽哉欽哉可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四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五

外制

淮東提舉章峒鹽賞轉一官

天下大計仰東南而東南大計仰淮鹽爾為使者鬻  
策倍增軍國賴焉非周家所謂廉能漢人所謂有心  
計者乎爰晉一秩以旌爾勞可

浙東提舉林先世解到十七界破會二十八萬

五千貫乞送所司截鑿以助國用轉一官

前詔郡國各收斲爛之舊楮來上且設釀賞以持之  
而漠然未有應詔者豈無可收之楮耶抑力不足以

收之耶將奉詔不度而然耶爾奉使畿內醜利視歲額加羨又能銖寸彙積以奉收摺之詔非洗手奉公悉心營職疇克爾昔漢家尊顯卜式至大位以風勵天下一秩薄矣姑以為能體國享土者之勸可

楊鑄除太社令

朕惟恭聖先后輔佐寧考援立眇躬有大造於我家其族益蕃而多才子爾其庭戶之芝蘭也社令之擢遂開朝蹟蓋以才選不顯為恩可

陳鑄除司農卿仍兼有司

積貯天下之大命古所謂九年之蓄者今無之矣白

糶之入不足以供赤帑之出識者寒心焉經常之費不可已操切之術不可施非通儒誰與領此爾家世清修中外詳議才愈老而卿尚少茲命爾晉長尾農庶幾漢人用鄭康成之遺意夫坐而論與作而行者之情常患難通爾旣彌縫省闡與聞廟論則倉庾民之利病可以建白而罷行之矣咫尺兩禁豈婆婆於九列者哉可

馬廷鸞將作少監兼右司

戎朝家法雖操持衡尺以用人亦度越拘攣而得士由郡而郎由郎而監固也然其待名流勝士往往有

位置於衡尺之外者自乾淳之世已然矣爾由甲科  
即歷館閣省闈端介自守有德有言迺者賜對延和  
奏篇鞭切朕覽而善之是以有冬饗之除夫朝廷之  
官有清於少 要於都曹者朕又將不次擢汝可

戴良齊林稭著作佐郎

館閣皆以文史為職然曰歷日曰列傳則屬之著作  
之廷日 歷實則當代之制作備列傳實則人物之  
褒貶公益蠹州諸學士惟二者為真史官也唐人謂  
史有三長瀛良齊爾稭之才學職在孔門中遊夏二  
子也在漢儒中齊魯兩生也共秉是筆後有乎遷固

將於汝觀書法焉謹之哉可

曹元發秘書郎

百司庶府各治其事率事繁而官少惟館閣無事可  
治而備官自長貳至諸學士常十餘人豈非儲才之  
地固異於百司庶府耶即亞於長貳丞而班於同館  
之上步伐寢高不輕畀也爾淹貫羣經接諸老之緒  
言表倡二序有多士之美譽置之風日不到之處清  
於山澤癯儒之仙矣等而上之進 未已可

歐陽守道校書郎

先朝館閣皆第一流前則楊晏後則歐蔡又其後則



後村先生全集  
黃陳至乾淳之世則名勝皆在焉當國大臣至有恨  
進用早不得共遊之歎比歲選用稍輕矣朕方思所  
以重之爾學問貫通論議論據依名節他人片善  
寸長惟恐人之不知爾為書滿架藏彙如山策名二  
十年而考功無一日之課其恬於進如此乃者玉堂  
之對稍露毫芒士林膾炙所謂通務之儒識時之傑  
非耶由是進而校讎石渠東觀今有人矣可

方登孫秘書郎

昔漢六世得人為盛東馬待詔給札嚴徐朝奏暮召  
然尚有積於膠西滯於周南莫之顧省尚論人物者

惜焉朕則不然必欲置之於朝爾幼為家之奇童壯  
為國之譽士負其壯圖固將六月一息顧僅開朝蹟  
而去嘗畫幕為元戎磨盾鼻作檄而已嘗丞郎為太  
守書紙尾而已晚得一麾掛摩涓瘝汲汲鮮懽歲月  
幾何昔之英妙今亦老蒼宰物者以為言朕有圖書  
之府置爾其間爾有進辰之喜朕無棄才之愧可  
知邵武軍方澄孫在任政績轉一官  
樵與汀鄰其俗剽悍易動而難安爾以書生作牧私  
淑其士勤拊其民昔之在城闕者今在類矣昔之佩  
刀劍者今佩犢矣又能以積繁紓郡計以節縮廣學

宮前命爾登瀛以大臣言爾之才學也今命爾增秩以臺閣上爾之治行也可謂之異恩矣可

金九萬太學博士

在三之誼師居一焉然漢弟子有嘲師者唐諸生有笑于列者必也典型足以模楷博約足以循誘腹足以沾丐爾三者備矣坐臯比而執麈柄非爾其誰豈曰無甕行且重席可

杜濬大理正

昔先清獻爰立未久山頽哲萎天下至今謂其清忠粹德如光亦謂爾濬底法父不忝父有康之風立

乎本朝冲泊自守視榮進無躁心柰寺民命所繫朕不欲教遷改由丞而正若稍迴翔者然步武寔高差並於惟月平挹於列宿矣可

劉燧叔朱挺大理丞

郡國獄掾至微也非有考舉人不輕授况夫獄之重承位之高而可界之少不更事者哉爾燧叔爾挺皆寧考法從子孫皆嘗牧兩郡有聲績皆閑退拙進取皆老成知情偽皆慈恕不刻深起之閔山摧之李寺以勸孤立平進之士以廣朕洗冤澤物之意可

林希逸依舊寶謨閣廣東運判

吾甚憂嶺海之民地遠而天高也地遠則饕殘易逞  
天高則疾苦難翹先朝部刺史前有端頤後有光朝  
以儒學用不以吏能進至今士民稱之爾嘗給札視  
草文可思嘗擁麾持節才可用然能高甚衆往往蒙  
以虛詆而不考其實踐歲中再召使爾乘私車而來  
負謗篋而歸吾甚愧之起家外臺爾其以玉雪洗五  
瘴以冰蘖倡百城使遠民皆知吾用儒臣按部之意可

何夢然同知兼參政

朕位置弼臣圖回國事遣戍役以衛中國既叶成道  
德之威進英俊以強本朝遂兼幹鈞樞之柄誕修播

吉昭示倚毗具官某材全而德不形器博而用無近  
首膺親擢見謂敢言放驩兜流共工壯矣去凶之舉沮  
延齡叱義府發於嫉惡之心為朝廷振頹壞之紀綱  
為君上肅凌夷之廉陛洎登宥密蓋罄忠勤屬者水  
當潤下而橫流雷已收聲而海震遠則四郊帶甲之  
士滅竈之期賒近則三州不粒之民內溝之慮切誦  
采薇之詩有愧念發棠之惠未周必精神拆衝必飢  
溺由已惟善制勝爰晉貳於本兵鼎味主和其與  
聞其大政仍陟文階之峻以昭寵命之新春知愈隆  
優貴亦重意舉明主建長策有如王吉所云為良臣

荷美名毋負魏公之志顧惟賢輔寧俟訓言可  
范東叟江東提刑

除授部刺史百城休戚繫焉賢則福星見否則一路  
哭蓋朕所甚重爾西州之望元祐太史家之白眉召  
歸未久朕賢其人欲位置於清望官顧以兄客江鄉  
力求外補留之不可攬轡之行將以尋對床之約朕  
愈賢之先儒有言凡天下之疲癯殘疾鰥寡孤獨皆  
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爾推愛兄之心以加諸彼必欽  
恤必平反則九郡數十縣之民皆自以為不冤矣使  
事有指典聽朕言可

姚希得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  
行官留守

朕慨覽輿圖特隆闡寄第從臣之論思獻納望高八  
座之聯謀元帥以禮樂詩書喜動三軍之衆乃出綸  
而疏渥遂建轟而啓行具官某秀傑而粹溫魁閱而  
密察講明有素可居甲科九德之間植立尤高不在  
八俊三君之下早慕表高之塗詔晚從裴度之視師  
名節暴乎朝廷勲業著於方面藉甚桂藟之政藹然  
羊陸之風屬朕興聽輦之思報卿由曳履之列西清  
學士寵矣東方諸侯屬馬輕裘緩帶而總中權怕首

腰刀而銜諸將隔一帶水詎容持天塹之雄如七尺  
身盡預護風寒之處江頭宮殿竟鑰有嚴塞下城池  
併圖取決居留之任至重事會之來無窮宜減戶租  
以厚晉陽之民宜損軍市以饗邯鄲之卒宜長駕遠  
馭宜廣益集思賴爾宣勞副予注意噫上武侯遠離  
之表曾靡憚勞歌吉甫來歸之詩會當飲至欽承異  
眷益懋壯圖可

蕭山則宗正丞

曩者有相傳進用尖新鏗薄小人而雅人修士例束  
之高閣朕既改絃首變此風弓旌所及野無遺賢朝

廷之上半老儒矣汝亦當時雅人修士之一也嘗列  
鶴序而秉麟筆何去之速何來之遲瑤編鉅典丞亞  
於卿一等鋪張揚厲蓋所優為姑養汝望朕固以清  
望官期汝可

陶夢桂司農丞

國家之憂有二兵無宿儲也民苦貴糴也萬口磬罄  
待哺執事者皆知瓶罄囊恥之可慮而護曰笏畫鞭  
算之無所施爾於此時進丞扈農難則難矣往佐而  
長共國其所以拯弊紓急之策揮利器於盤錯奏游  
刃於肯綮可矣若謂吾所職者出納之吝則非朕擢

才之意可

王夢得太府丞

古今之官不同古太府掌貢賦今屬版曹矣掌圖法  
今屬鍾官矣掌珠玉玩好今屬內帑矣三者各有專  
官而外府更以券旁鈔引為職業然券旁鈔引亦非  
迂緩不切之務也丞亞於卿華塗在前往勤其官毋  
若晉人不省曹務者以俛甄擢可

王世傑宗學博士

自先帝復創宗庠課試一貶三舍之法麟趾公子彬  
彬秀出欲與素士相頡頏而博士班於國子先生之

上爾遠於理而者於儒其為朕推所以訓迪諸生者  
而淑艾公族庶幾作成之下有能奏七畧之書而奉  
三雍之對可

曹怡老大理司直

廷尉之屬多以待明法者惟司直顯以士人為之古  
人敬刑之意於是在乎在爾名法從之子嘗宰邑監  
郡資長厚而論平恕猶有父風使之秉讞筆以佐其  
長可以活民命而長王國矣若曰析律豈無己人可

李堦軍器丞

古之甲有壽三百年者矢有穿七札者豈非函人兵

入善於其事而然今邊備未弛以除戎器為急務可不勤其官乎爾淳熙名執政之孫茲以才選晉丞戎監若周室車械之備漢家工技之精作而行之者之責也汝其懋哉可

洪樵大理寺簿

南渡而後一門父子兄弟同時鼎貴前則郝陽洪氏後則天目洪氏爾其家之佳子弟也官業邑最皆可書權由綸邸列於李寺曰淑問曰審克爾與聞焉豈特簿正乎哉可

王人英將作簿兼史館校勘

先朝以童科擢士如億如殊後皆為名卿相爾妙齡美質來游木天與聞修纂亦已久矣夫因使之讀畫未見之書而養成有用之器也列屬雉監兼秉麟筆詩不云乎景行行止揚晏何人哉可

陳綺前任江東運副兼提領茶鹽增羨轉中奉大夫

權法非古也然軍國大計繫焉朕未能捐山海之利以予民也然常以宣政之改鈔法為戒以慶歷之不再權為法若夫潤澤之則存乎其人爾以計臣提綱袁摘暮年之間未嘗析於秋毫迺有餘於歲計殿最

之法僚屬不遺况任典領之責者乎一秩旌勞以勸來者可

知武岡軍史椿卿在任政績轉一官

漢制郡太守有治理效者往往久於其官或就賜金增秩一則盡彼牧御之材二則省吾迎送之費朕甚慕之爾所臨之郡固湘中佳處然他人為之寂寂無聞爾暮歲間修廢飾蠹一城改觀省民峒丁各守條約不相侵犯貴公子乃能辦此奇矣朕欲趣還省戶而又重於數易姑遷一族以俟選表可

史宇之大資政知建寧府

朕隆念舊之恩重宅生之寄世臣非謂喬木猶有於典刑刺史錄名御屏不輕於臨遣方擁麾而赴鎮乃字號以揚廷具官某奕葉英賢三朝宰輔事孝廟竭擎天之力於眇躬宣扶日之勞成季之忠宣孟之勳宜其有後周公之宇伯禽之法輔以光前出斂惠以專城入眠儀於二府談者云古括會稽之政庶乎有潁川渤海之風均佚殊廷高挹浮丘之袂初潛巨屏往凝韋守之香然民稠而鮮蓋藏俗悍而帶刀劍州貧增待哺之卒邑壤無鳴絃之人中更二牧之仁賢暫息一方之愁歎彼俱召用頗聞遺老之去思爾善



拊循必喜新侯之來暮秘殿班延恩之亞麗誰接畿  
郡之封教條未出而已孚治行轉聞之甚易將今稱  
耄復覩昇平噫虞朝岳牧奮庸試以功而明陟漢世  
公卿有闕選所表而入為益殫乃心祇若予訓可

王煥龍圖學士知平江府淮浙發運使

延者吳中積燦境內薄收民蕩析離居未易灌輸於  
三路卿溺飢由已必能全活於一方素束予心匪由  
師錫具官某有猷有守至大至剛矢之直冰之清端  
澄未已涅不緇磨不磷堅白自如細行形於視聽言  
動之間大節著於離合去就之際天留之以殿諸老

朕擢之以長六官屬右扶風之儉荒輟大宗伯之貴  
重駕彼使牡華以老龍然而羣黎甚賴鮒之枯列成  
待木牛之餉勸食拋糶胡可並行安富恤貧詎容偏  
廢昔汲黯發河內廩真不辱使者之行富弼活青州  
民自謂過中書之考若前脩之盛舉皆賢牧所優為  
噫潤靈河之波豈惟九里秦甘泉之計何待三年治  
績朝聞追鋒夕至可

陳懋欽國錄

由掌故而學官平進也然未一歲再命亦峻擢也惟  
爾凝然端重可以仰企前脩盎然和粹可以俯接後

進使教胄子師道必有可觀者豈但課試詞藝而已哉可

董宋臣脩造公主位了畢轉親衛大夫

游化人之宮燕閒自適築王姬之館鳩傷有勞具官某事不辭難言皆底績朕爰鍾貴主方將諧禁衛之期願旨信臣為別創更衣之所甫伴圖而經始俄輪兵之告成乃若橫行雖曰武階之峻可無曠賞以旌心匠之能可

董宋臣又為進書轉翊衛大夫

書以傳信既鴻筆之先褒賞不踰時豈貂璫之獨緩

其宮某父陪宿衛備罄忠勤號內廷用事尊寵之臣能藏於密凡一代稽古禮文之類皆見而知雖儒紳會粹之勞亦史局兵司之助超資越錄茲疊承優異之恩損滿益謙必深悟盈虛之理可

鄧峒磨勘轉太中大夫

論思班政與庶僚不同考課法嚴自近臣而始具官某古之耆壽俊令之老成人屬車在後鸞旗在前出而扈蹕廣廈之下細蒞之上入而談經茲陟文階亦循銓格積日累月適成周大計之時自卑升高加先漢起遷之秩可

葉夢鼎磨勘轉太中大夫

履聲貴近獨高獻納之班銓法森嚴尤重起遷之秩  
具官某璞玉渾金之器質光風霽月之胃襟出屢擁  
於節麾入編儀於筆橐韓愈奏從官之技無愧詩書  
綺季從吾兒之遊有功儲貳然其序進必以年勞噫  
周室設官既長六卿而率屬虞廷考績適當三載之  
陟明可

謝堂為磨勘轉朝散大夫

候對之班尤於天近審官之法必以年勞具官某相  
閣挺生天材軼出偉中殿謙沖之德倡外家捐挹之

風巨鎮名藩退而袖輪扁之手珍臺開館超然拍洪  
崖之肩然考課之法尤嚴雖論思之臣不廢面四松  
於奎閣密通清光如一秩於水街欽承新渥可

府丞游汶兩易農簿

江左賢相稱王謝然烏衣子弟有佩紫羅囊者有柱  
笏看山不省馬曹者爾清獻聞孫好脩克守於家法  
練事不流乎清談扈農方以之絕為憂往勤乃職朕  
方觀爾之才焉可

謝堃司農簿

以閣閱取人其來遠矣爾槐庭聞孫椒塗遠屬其為

京兆少尹蓋以才選擢真農扈等而上之其進未已可  
司農簿謝堃兩易太府丞

農扈視唱籌之勞以給待哺之衆日目少假朕念爾  
方有子職也外府之事稍簡為之改命焉非惟慰亞  
保之心亦以見朕體羣臣之意可

趙達龍除將作監

書曰人惟求舊語曰吾從先進古之道也爾議論接  
於諸老德蓋尊於一代卷懷退處若與世相忘者朕  
聞其優游洛社精悍未衰召以大匠將詢猷而乞言  
焉宜疾其驅以副廷佇可

韓禾考功郎官

吏部郎各治一職惟考功合四選而兼綜之士挾勢  
利而撓法吏長子孫而舞文非清通而簡要者不在  
列宿之選爾以才學發身昔游省戶有能名今陳臬  
賈生而召見乃出新練復還舊繩庶乎四選之弊可  
清三尺之法可守矣

翁合侍左郎官

朕改紀以來弓旌四出士或浮湛閭里栖遁巖穴莫  
不彈冠而起况學校之譽髦館殿之名勝可使之留

滯周南若是之久哉爾擅凌雲之筆負冲霄之志覽  
輝而來卷懷而出其治郡有能名刺部有風力則不  
可得而揜嗟夫朕不見生久矣屬將有夜半之問庶  
幾聞朝陽之鳴抑左銓劇曹也爾合望郎也惟剛則  
甄敘徇理而不徇勢惟明則予奪聽法而不聽吏朕  
方擢不次擢士爾豈淹翔於省戶者可

包恢磨勘轉中奉大夫

六典設二卿春官尤重三年計羣吏古制則然具官  
某異聞佩嚴考之緒餘精義聆先師之警歎帝曰伯  
夷典禮咨汝欽哉子與卜商言詩起予可矣羅當代

耆英之望重然有司考課之法嚴噫夙夜寅清旣班  
高於兩禁日月積累坊序進於一階可

知建昌軍魏時職事脩舉轉朝請郎

朕核覈名實而嚴殿最於郡國長吏稍法其饗墨而  
罷輟者其有以廉能自著見必尊顯之爾相家子牧  
名城無嚴刑峻令而雄狡服不巧取豪奪而財用足  
其士皆曰待我有禮其民皆曰拊我有恩一郡之廢  
者興蠱者飾朕聞而嘉之夫涉明舜典也增秩漢制  
也爾旣能善其始又能不倦以終之則可以對揚休  
命矣可

周坦磨勘轉朝請大夫

漢家聽履之班在廷莫及虞朝考績之法歷代通行  
 具官某琅琅然董子夫人之篇炳炳乎陸贄仁義之  
 諫雖藩條宣布被陽春之澤而光輝然官閣推遷計  
 日月之勞而積累屬當會課爰命出綸噫台斗八座  
 座之高卿維達貴冰銜一階之陟予非監思可  
 葉大有上遺表贈通奉大夫

子欲養親不留巨堪致毀人云亡國殄瘁深憫遺忠  
 曾未替於眷懷爰加隆於恤典具官某謝策冠龜朋  
 之前列窮經為麟筆之素臣絲大坡風稜之雄踐文

昌台斗之貴其建明務為平實不喜尖新其譏彈未  
 嘗刻深終歸渾厚雖奉身而出畫猶將母以行春甫  
 抱蓼莪之悲忽驚梁木之壞蹇蹇匪躬之故恍如平  
 生琅琅垂絕之音遂隔今古僅成短夢竟天盛年念  
 嘗列聽履之聯寧致厚書棺之渥噫積善餘慶安知  
 伯道之無兒強諫不忘尚冀藏孫之有後諒惟精爽  
 歆此寵光可

趙希悅工部郎官

尚書郎惟起部文書絕少廷中纔一二雁驚誇詡者  
 病其無權恬靖者喜其省事爾自奮科第問其居則

西橋叩其學則家庭本其自出則考亭之外孫也少  
之所濡染壯之所講明晚之所成就庶幾卓雅不羣  
矣朕擇清曹命爾可以進德亦可以養望豈惟上應  
列宿而已哉可

章炯左曹郎官

地官之屬各治一事而左曹所主天下戶婚之訟夫  
賦訟皆急務也今長戴皇皇然會計錢穀之不暇若  
訟牘則往往謙異屬之郎舍天下之大訟不平者之  
衆孰宜秉此筆哉爾以高材更煩使所謂嘗險阻而  
知情偽者其悉而心佐而長訟至乎前勢奪理情撓

法者顯絕之官受欺吏舞智者痛繩之是非曲直易  
位者明辦之夫如是則無一事之失平一民之不獲  
無愧於設官分職之意矣可

全清夫寶章侍制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

民歌牧守方勉於棠陰國重親賢靡需於瓜熟宜釋  
朱轡之寄徑躋紫橐之聯具官某宣慈而惠和辨智  
而閑達惜陰書案甚於孤寒世之勤得雋詞場豈若  
思澤俟之易在中朝吉士之目有兩京循吏之風既  
至九卿而入承明復把一麾而去江海方且賦中和  
之政不當奪慈惠之師屬以儲闈正人倫之始選諸

戚畹得邦媛之賢如卿行尊蓋主婚禮報宣城之半  
竹面奎閣之四松茲外族之殊榮亦我家之曠典必  
為開燕實可論思噫東人欲留出既宣於美化西清  
候對入尚告於嘉猷可

馬光祖依舊觀文學士提領戶部財賦兼知臨

安府

朕考祖宗之典故重省府之事權元豐以前專任三  
司之使領嘉定之際或由兩地而尹釐况當大弊極  
壞之餘又非承平無事之比孰膺隆委茲得全才具  
官某奕世鉅儒中朝宿望磊磊落落伏波章句士乎

巍巍堂堂北平傑魁人也氣吞北來飛渡之虜躬提  
下流赴援之師安社稷見卿之心全江淮繫誰之力  
南仲于方之命久矣宣勤吉甫自錫而歸茲焉飲至  
屬主計告大農之乏絕而都人思舊尹之神明官無  
紅腐之宿儲民或赤窮而貴糴常情處此憂憂乎其  
難哉老手為之綽綽然餘裕矣眠政塗之異數仍書  
殿之隆名如武侯之集衆思如畢公之勤小物上副  
朕心之注倚下慰國人之瞻儀噫周官九府之藏子  
欲阜通於財貨商邑四方之極予思培植於本根乃  
眷耆龐美頌訓告可





之舊題踵蜀珍之芳躅凡并汾諸子所不能對與齊魯兩生所未及為自昔無傳於今有望噫端委而治周禮緬懷季子之賢綿蕤而革漢儀一洗叔孫之陋益殫素蘊庸副吳知可

鄧炯權吏部侍郎

天官居六典之先具嚴於八武部號三銓之劇常選於貳卿既疊組之甚宜豈綸之可後具官某德威而仁熟色夷而氣和挹其標致有前輩之風出其土首在吏師之目漢公卿之論每及鄧先晉名勝之流亦推伯道持橐而扈法駕魏冠而侍細旃孟子以仁

義而敬王武王既髦期而稱道朕惟鳩工事簡風斤之巧安施鷖弁員多水鏡之明已試若時少宰宜屬耆英噫如申公轅固之告君老而益壯加左雄山壽之典選公而忘私誰其兼之擇斯二者可

常棣權工部侍郎

二史記時政既高兩省之班六典調冬官尤遴貳卿之選延登勝彥增重邇聯具官某文價今之掄魁諫草古之遺直始翔而集方聳聞儀鳳之鳴俄卷而懷不肯作飢烏之噤屬中朝之改瑟馳急驛而予環師席之所作成經帷之所啟沃或禁中片紙奮筆以塗

歸或摺前一博犯顏而抗議忠嘉必告補益甚多久  
煩夾香案之傍宜俾扈屬車之駕後噫昔司言動不過  
如史佚所書今擢論思何止責工垂之事益殫美報  
庸副眷懷可

陳綺右文殿撰樞密都承旨

右太尉掾均為公府之僚今承旨廳實長樞廷之屬  
粵自改元豐之新制類多處法從之名臣具官某智  
略輻湊於上前麾節轍環於天下心平氣定居然龍  
見而雷聲事至物來甚於龜卜而燭照治賦鄙牙籌  
之瑣屑聽訟察詬蕭之隱微久勞煩以米鹽簿書且

周旋乎亭幃堡戍朕方修車備器圖回復古之功孰  
能借箸運籌俾贊本兵之地與聞機密稍亞論思強  
本可以折衝直前可以論事噫在元祐則安世由風  
憲除在紹興則剛中以功名顯益據賢業退企前修  
謝子強起居郎

崑西羣王之峰長以老仙伯極東一星之象占為郎  
舍人名曰序遷實由親權具官某制行淵冰之謹持  
身玉雪之清乘傳使闕擁旄師粵南官蒙珠犀之謗  
自昔已然北歸携琴鶴而行於今罕見冊府待世南  
之典領儲官喜綺季之從游朕有美官孰堪妙選立

通明殿命左史而記年侍泰時祠第從臣之嘉訟號為清切列在論思噫古志謂天顏咫尺之威固宜拜下先賢借玉階方寸之地毋憚直前空臆而言虛懷以聽可

鄭雄飛起居舍人

伯臣司宗麟寺之班已峻右史記事螭坳之拜尤清具官某默然知言仁必有勇對延和則犯顏敢諫傳資善則執古据經濡轡而遣使臣威稜凜甚加壁而延諸老顏髮蒼然獨惓惓憂愛之志見縷縷建明之疏臣卿尚少了無意於着鞭君舉必書方有資於執

簡非惟記注亦可論思必有以切廟君心輔導儲德噫既居邇列密依日月之光毋使傍觀或責春秋之備可

何逢吉叙朝散大夫利路運判兼四川制參

自蜀有狄難士大夫避地東南者衆幾置鄉國於度外矣爾由策名解褐至擁麾持節蓋登畿之日淺而仕蜀之時多中墨吏議縮袖聞朕惟人才實難詎宣以一青掩德稍復雁門之蹄付以飛輓之任制垣初建就命爾忝其軍事昔人被髮纓冠以救鄉鄰之圍爾其投袂而起叱馭而行以寬朕西顧之憂可

叙復奉直大夫鄭羽陞直寶章閣淮東提舉  
淮益之利甲天下東南大計仰焉閩浙蜀廣所產皆  
不及也其選擇使者視他路為重爾以才選中外詳  
試前總餉未煖席而責以償數十年失陷之賦廢絀  
其身盪覆其家豈理也哉論文而定亦既為爾辨誣  
而復雁門之跡矣乃今送以皇華寵以奎閣朕不以  
一眚而棄士爾宜獲再善以報君若夫享民之休戚  
權法之利病爾優於心計必有以稱臨遣之意可

陳昉華文待制仍舊知建寧軍

初潛重鎮最聲直澈於九重次對隆名進律超加於

二等載嘉美績爰出新綸具官某介而能通澹乎無  
欲六卿帥屬其進在一紀之先四國于蕃所至有百  
年之愛籍甚建安之政得之行路之言一則為邦人  
之借留二則重長吏之數易意下璽書而褒黃霸風  
屬其餘盼銀信而召新侯適歸不遠可

陳昉戶部侍郎兼權刑書

積多而有餘寔天下走大命刑成而不變宜君子之  
盡心招徠一代之英賢登拜 卿之長貳具官某有仁  
者之勇得聖人之清孤竹風標坐使懦頑之志立紫  
芝眉宇能令鄙吝之意消衆競為於爾然爾勤求於

芻牧仁聲載路東欲留西欲歸遺愛在人社而稷尸  
而祝屬群賢之彙進豈宿望之獨遺以小司徒兼太  
常伯雖予環之已晚然聽履之益寧版曹有待於阜  
通憲部尤資於欽恤意無三年之蓄非國賴主計之  
才有一夫之泣向隅亦司刑之責對揚眷鑒簡愈罄  
惠嘉可

賈德生除祕閣修撰

丞相勛在盟府朕常恨無官可訓遠稽前代近攷本  
朝旦輔周室而伯禽拜後浚佐中興而祗賜龜紫昔  
固有之今亦宜然爾前言往行熟講於家治法征謀

與聞於內幙有孝謹之譽廷無貴介之風涉木天論  
撰奉竹宮香火可以娛侍慈顏涵養美質前輩稱門  
戶之盛子弟之賢惟韓呂二家爾其勉哉可

賈德潤除直祕閣

古之王者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况其宰相子乎爾生  
而穎異雖未勝衣冠而趨拜朕前有成人之風擢之  
延閣示嘉獎竒童之意此日之拱把它日之聳聳昂  
霄者也益勤於學以對寵光可

賈德生妻趙氏封吳興郡主

朕燕丞相壽母於禁中爾以家婦從禮度嫻雅容止

可觀問其閥閱則景獻之家忠惠之子也其疏鄉郡之湯沐以旌閭壺之淑賢可

賈蕃世妻趙氏封宜人

爾侍曾祖姑兩國禁中溫恭肅敬蓋相門之賢婦亦貴家之內則也其錫新封以昭異數可

何夢然參政

無敵用真儒久與聞於廟論立政惟吉士遂參秉於國均播告綸言登崇壞望具官某發強而剛毅肅括而閎深拔去凶邪無訓狐之止屣收還威柄有猛虎之在山嘉其明目張膽之風真之聚精會神之地吁

佛都俞之意合彌縫輔贊之功多朕惟國威未張虜狡叵測先修政事乃可外攘能治國家誰敢侮予其進遷於丞轄以陪貳於宰衡必躬周公吐握之勞蒐羅寒畯必推后稷飢溺之念全活畿民使朝廷有九鼎之安則邊塞絕一塵之警噫詩云訏謨定命尚告斯猷書曰同寅協恭乃底于道對揚休命益懋壯圖馬先祖同知樞密院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

安府

修介圭之覲方委寄以浩繁借前箸而籌遠延登於宥密迺敷播告以示褒崇具官某挺傑魁間出之材

稟光嶽未分之氣出而召畢入則夔龍全江淮濟中  
興既勞還於天塹先京師後諸夏重尹正於日畿然  
張其目必先舉其綱作而行孰若坐而論疇咨公議  
擢副本兵朕欲周密樞機爾叶心於那魏朕欲彈壓  
輦轂爾接踵於故尊智畧之所經綸威稜之所震驚  
內全活溝中之瘠外掃清塞下之塵運堂上之兵賴  
有若人扣囊底之智足辦此事至於米益凌雜又其  
土直緒餘民貧宜弛已張之弓政獎宜調久膠之瑟  
噫韓富同升樞府皆練習於邊情歐蔡兼領開封尤  
精勤於吏事顧如舊德奚愧前修可

陳堅祕書監兼右諭德

漢起朝儀而齊魯兩生皆辭不至延儒學而伏生棘  
固以老見遺用不用於四士何加損然所謂朝儀止  
於綿蕞之陋儒學不過從諫阿世之流漢之為漢則  
可惜也爾立身有本末頃當國諱言舉世瀾倒欲以  
隻手挽而回之雖退而名益重朕既去凶舉相朝半  
老儒野無遺賢獨爾辭安車之聘安考槃之樂此豈  
叔孫子之所能致平津之所能容哉達長所以領袖  
諸儒官僚所以輔導元子朕虛清望官以特爾君臣  
之義如何廢之其責然未思以副延竚可



留夢炎宗正少卿

本朝自葉祖洽以希合時好為舉首之後三歲一魁未嘗乏人其間卓然以清風勁節照映千古者前九成後十朋而已爾對策有直聲造膝有忠言可得而能也出秉麾節以玉雪持身以冰葉倡官吏宅人口談者爾躬行之不可得而能也改紀以未孔鸞畢集爾雖哀疚朕懷其賢亦既更素鞞而御祥琴矣麟寺鶴禁皆爾舊游其愔然一來以究爾平昔之學以尉朕久不見半之意可

全槐卿太府卿

古之用人右賢左戚未嘗限畛域分流品惟其才而已爾仁厚而有智畧儒雅而通世務居中補外資望寢高周旋數郡不巧取豪奪而用足無疾聲大呼而事集遺愛在人去而見思所謂慈惠之師廉平之吏朝廷方急士其可使之需次東郡乎外府事簡九卿班峻非特掌有司出納之吝蓋將為法從論思之儲

潘輝少府兼太子侍講

士大夫好直喜節者固不乏人然有躬行不逮其言者有一鳴而遂嘿者有能暫而不能久者勝常於此觀人焉爾立朝鐵石之剛作郡玉雪之清踐其言矣

即省之疏切於寶祐轉對之疏切於即省非一鳴矣  
 華途在前澹然無躁心壯老一致可以久矣漢人所  
 謂白首骨 唐所謂清苦守節者也惟月之班聯  
 峻前星之僚 永清箴微王朝輔導儲禁所望於耆英  
 也歛哉無替朕命

胡戈之將作監兼國史

史稱文帝敬賢如賓以其時考之誼棄長沙猶曰少  
 年之故唐滯郎省不已白首乎且帝既知唐之賢矣  
 又止輦而問之矣終不聞有大遇合何也朕則不然  
 凡在列宿之選莫不賜對以觀其人爾老成而有定

見恬澹而無躁心亦今之馬唐也可不急用之歟大  
 匠班高事簡以處耆年雅望禮所謂乞言書所謂詢  
 識者朕將舉行焉可

林光世司農少卿

先朝雖重科目然時有特起之士如王昭素徐復常  
 秩韓駒之流或以繼術或以文字皆得之於科目之  
 外奮布衣致通顯朕甚慕之爾始以易學進及試之  
 以言則辨麗而博授之以政則果藝而達由史屬至  
 郎監由牧守而至部刺史若素官然近覽奏篇明王體  
 而通世務切當朕心錫之科第擢之卿少出於獨斷

不世之遇也必靖共正直必據依名節以副朕虔越  
拘攣選擇而使之意可

吳叔告尚右郎官

漢重甲科即其廢然為舉首者往往徒步至封侯拜  
相本朝亦然王旦有榮進素定之語蘇洵有十年至  
西制之羨朕端平更化策士于庭爾臚傳第一人皆  
曰騰上必矣然策名垂三十載中間僅由館閣出為  
牧守居官之日少考槃在澗之日多朕屢以省官召  
止或尼之羞盛名難居耶抑亦有命耶所謂素定者  
有時而不然耶尚右為二十八宿之冠其選尤遴起

倫魁為望郎其尚用未已藝藏之久必有以雷霆一  
世者

卓得慶秘書郎

國家以數路取人才學也名第也政事也士有其一  
如執券取備爾策勛於翰墨場才學不優乎射策為  
甲科郎名第不高乎德興縣譜見謂廉平不在政事  
科乎然同時一輩飛騰變化畧盡獨爾入無峻遷出  
需遠成瓜孰輒為有力者所奪朕察其孤立平進也  
起之議禮曲臺進之細書中秘夫館閣清議之所自  
出爾延和之對亦既開其端矣朕又將前席而問焉

賈貫道贈大中大夫寶章侍制

朕考先朝之故實見名宰之同胞絳拜頭廳綜僅終  
於禁省浚升次輔澆因錫於儒科雖夭壽之命受之  
于天然哀榮之文豈不在我有懷英爽追錫恩徽具  
官某世德深長天材超軼諺云父如龍兄如虎盛矣  
茂加詩謂伯吹堦仲吹篪少而競秀足以增光於嚴  
考惜哉遽奪於長君使小假靈椿之年必及見常棣  
之貴君臣際會若為酬麟閣之功昆弟急難思少慰  
鵠原之念燕齊均占於尊幼龍光美聞於歿存進索  
列以表所出綸言而告第褒崇之異今昔所希噫明

堂賴一柱之扶朕敢忘於勛德奎閣候四松之對爾  
無憾於幽冥可

魏克愚軍器監

由尚書郎以上非歷麾節著聲績者不可宜循序而進  
爾陳浙左臬事主京畿漕計民德其寬吏憚其嚴皆  
曰文靖之美子近世之庸使也進之戎監雖若平遷  
時方艱虞易所謂除戎器者為今急務古有壽百年  
二百年之甲有中石沒羽之矢豈非工善其事而然  
歟以爾之才往閱武庫必能修其當修者備其未備  
者以佐朕中興之治可

魏克愚直華文閣兩浙運副

朕以生民休戚吏治嫩惡繫乎部刺史之賢否每弄  
 印出節必妙選而臨遣之苟得其人又必久其任而  
 責其成况畿漕為諸道廉訪之首席未煖而徙官可  
 乎爾建臺屬爾聰明所未及情偽必知按吏有搖嶽之  
 威球荒有內溝之念嘗攝京尹府中稱治假以歲月  
 盡其材能庶幾范滂王尊之流戎監平挹九卿選因  
 高矣然使畿民惜二星之移次為兩路計則未也迺  
 進貼職陟使名伴仍舊貫語有之朝氣銳暮氣惰又  
 云堅凝之難爾既善其始又能不倦以終之則無愧

皇華之詩矣

項公澤宗正丞

九卿之屬丞為高而三丞為尤高尚書郎有闕則次  
 補常以處當世名流爾由甲科邑最開朝績繁遷而  
 至胃丞佩玉徐行異乎捷徑窘步者矣替我司宗正  
 天近地禁瑤編鉅典屬筆於爾雖凡例有前修之可  
 法然鋪張非老學其誰宜小煩汗竹之勞平挹握蘭  
 之選可

游義肅大理寺丞

朕延訪羣臣優容謹論或一時不遇而去然他日必

思其言爾頃既登朝適當賜對頗條時弊遂忤要權  
之竄投起英髦於間散幸有奏篇之可覆豈

學誼其上左符俾丞叢棘非獨旌故家之

直諒抑以示公朝之清明可

全允堅補丞務郎直秘閣

朕為儲宮選嫡妃既告廷且成禮矣加惠於妃之同  
產親親之義也爾早孤而嗜學與女兄昔同其憂今  
同其樂不亦宜乎初補爾直中秘不試而擢慕賓是  
惟優恩益勉進修以基遠大可

游汶司農丞

朕於喬木故家之能象賢濟美者必甄拔而任使之  
爾大父清獻朕之賢相爾清獻之賢孫也外府大農  
兩煩簿正邁往之韻俯同羣倅朕欲益養其望而老  
其材再轉為丞其恪共於司存以光紹於祖烈可

余尚賓太府丞

朕敬故而念舊以厚其身者為未足又厚其嗣續焉  
昔爾二父事朕初潛今豐沛故人存者無幾爾傳義  
方而席餘慶茲繇繕監進丞外府駁駁通顯再世遭  
逢如此其何以報朕哉可

家坤翁樞密院編修官兼度支郎官

方今急政要務非兵與財乎朕委任卓輔提其綱又  
謹簡乃僚治其目西府之有編摩計省之有度支凡  
邊防機密國計盈虛皆與聞焉非止責以纂修經武  
之書出納有司之事爾名法從之于材而賢縣譜尤  
高登幾有美譽贊聞有妣畫其以太尉傅掾兼尚書  
郎惟籌鞭算必有以裨科墮紆經費者汝往欽哉可  
周龍歸國子監丞

成均之屬或教胄子或誨諸生惟丞兼之學政皆屬  
筆馬選亦高矣爾登畿致靖共之譽監郡著闕決之  
能薄正麟寺色怡氣和未嘗汲汲於進胄丞居三丞

之次班博士之上肆以命爾益養資望向用未已可

虞處太常簿

官曹之清者至園壁曲臺而止爾昨教胄子后變之  
任也今擢奉常伯夷之選也一代稽古禮文之事皆  
得與博士議郎共討論之豈特簿正祭器而已哉可

林經德太學博士

乾淳間邑最有權擢國子博士者有八為緊官者爾  
頃宰巖邑蒞盜衛民之功久而未錄登畿再遷不離  
學省才名四十年無擅之語殆為爾設然爾素恬於  
進昔通籍而請祠官今入館而誨諸生必無冗不見

治之嘆朕方崇獎廉退靖共以俟可

劉叔子將作監丞

本朝之制史無專官自修撰檢討至校勘檢閱率以他官兼之不稍遷擢則滯矣爾仕已至牧守朕以其老於文學使與聞汗青之事久在館下用未盡才於是晉丞大匠夫舍麤筆而掌雄工雖不如汗簡之清然猶可執藝而諫可

葉寔太學博士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唐人猶有此論其後專以課試程文為職古意微矣朕方新美士風妙選師儒

爾昔嘗訓迪諸生今再入廣文館其作成人材必有在於課試之外者可

楊文仲太學正

先漢五經各置博士世有專門之譏然講凡例之精守師說之嚴其專也不賢於涉獵乎以太學之大師儒之衆通無治春秋者爾抱遺經而究終始亦已久矣擢寔成均為朕招諸生而誨之可

趙紀祥轉和州防禦使

師直為壯屢嘗敵愾以効忠戰功曰多焉可踰時而各賞爰疏新渥以獎前勞具官某意氣激昂智謀沉



審有鞭弭周旋之志欲並駕於羣雄賦銘鼓病競之  
詩亦足豪於一世擊賊之血衣猶在解圍之露布有  
名遂陟州團且提戎律屬當四郊多壘之際豈計一  
資半級之時乃詔有司進官如格噫黃石一編之機  
既料畧之素優仲行百夫之防與使名而適稱可

殿撰都承旨陳錡磨勘轉中大夫

導旨之班貳卿擢武考績之法三載陟明具官某馭  
塵霞浮行能尤異與聞朝筭實參夙夜宥密之司自  
結主知遂真朝夕論思之地既平躋於兩禁初何羨  
於一階噫先秦古官蓋朝廷之所重成周大計雖貴

近而必行益勵誠為欽承恩渥可

李澤民贈朝奉郎

日虜掩我不備上流震驚爾以郢倅行邊能贊鄂守  
效死勿去以待援師及宣威金鼓從天而下欲虜全  
城莫府上功而爾已不及見鄂人皆悲傷之朕於勤  
事之吏生榮死哀兩極其至進官澤子度越常格以  
慰宿草之恨以勸羽林之孤可

知嘉興府謝奕燾陞直敷文閣

去歲水災右扶尤甚爾收嘉禾郡視民札荒若已飢  
溺雖賑贍之力不足然惻怛之心有餘檢放而衆無

詳勸分而民順令郡人飲其惠部使者上其狀晉職  
二等以旌賢勞且以勸有土有民者今距食新尚遠  
朕憂未歇爾其謹終如姑毋廢前功可

知嚴州錢可則陞直華文閣

嚴為郡負山而瀕江常有水患而去歲特甚爾職思  
其憂有拯溺之勞而無凝香之樂視涉棘荒家至戶  
到郡無流徙達於朕聽用是晉職二等以勸列城夫  
九仞虧功者常情也一日必葺者善政也爾其謹終  
如始以對揚休命可

龔集屯田員外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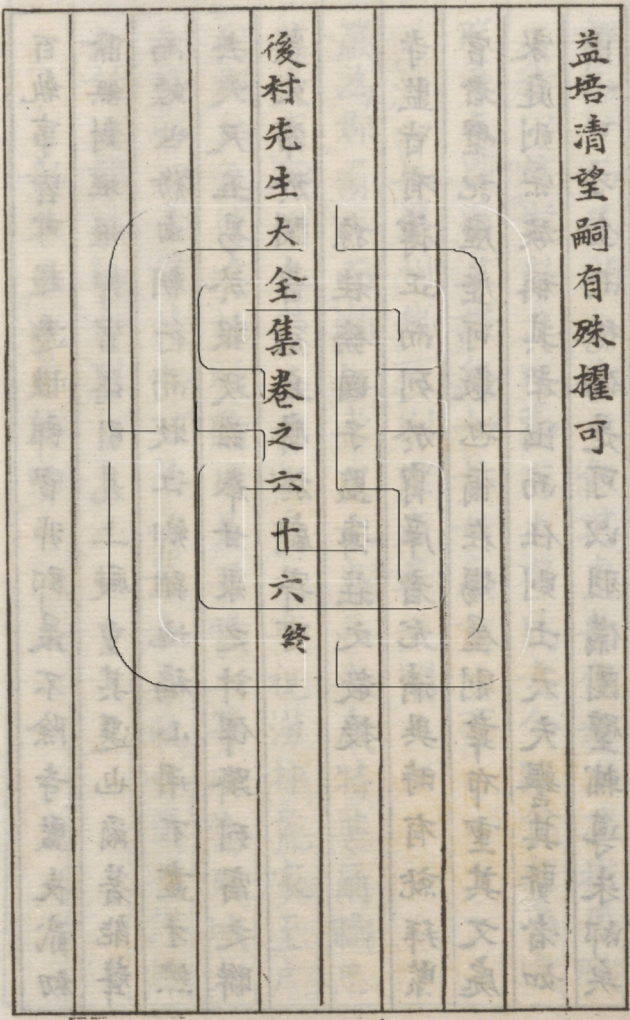
百執事皆可超遷惟郎官非郡最不除寺監長貳初  
除無對班惟郎官得引見上殿重其選也爾著能聲  
而練世務由朝行而牧江鄉雖地褊小用不盡才然  
去天尺五易於報政茲奉甘泉之計俾躋列宿之聯  
豈久帶於閑曹行且膺於劇寄可

孫桂發國子監簿莊文教授

寺監皆有簿正而列於胄庠者尤清異時有就拜監  
官者壁記歷歷可數也爾在場屋則韋布重其文處  
家庭則宗族稱其孝出而任則士大夫譽其賢者如  
出一口才全而德備是可以羽儀圜壁輔導朱邱矣

益培清望嗣有殊擢可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六終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七

外制

黃伯說除司農寺簿

朕惟嘉定初元寧考總攬一時名臣多出親擢爾考於是時為諫官為柱史言論風旨聞於天下朕不及識追懷其賢爾得傳受於父兄講貫於師友者詳矣由列院而贊大農以才選非直以家世也雖孝子顯揚固不止此然有司出納其可忽諸益殫賢勞克紹先訓可

武功大夫帶行御器械前改羞知江陰軍張

孫特換朝奉郎

朕於疎遠羈旅之臣有能以才學自著見往往度越  
拘擥拔擢而任使之况其親近者哉爾文恭之甥嗜  
學工文再領潛薦嫻雅風流一時籍甚縻以勇爵非  
其志也顧官品已崇日佩貳千石印綬矣換班之命  
蔽自朕心雖員外之秩稍卑然即監之選甚清先朝  
如米芾如吳琚皆以肺腑之親而擅詞翰之美爾其  
勉哉以對殊渥

張稱孫除將作少監兼右曹郎官

人才各有所長若其儒雅足與士大夫相頡頏顧使

之右橐鞬而左鞭弭用違其材矣爾以藩邸之姻有  
士林之譽屢上春官鐵硯欲穿而杜心未已豈與噲  
伍者哉少匠尚書郎皆高選也可以展究爾之才學  
矣往其欽哉可

黃應春除官宗正寺簿

麟寺名掌屬籍實以纂述瑤編為職地清天近非君  
流不輕授爾經明而行脩年高而德邵書所謂耆德  
語所謂先進詩所謂典刑人也繇博士贊司宗一代  
大典皆與討論焉爾既兼史官學識之長朕非責俗  
吏簿書之務可

范丁孫除大理卿

范氏之望於蜀也久矣其種德積善非一世其象賢  
繼志非一人門戶之盛為衣冠美談典刑文獻於爾  
乎在修於家則有禮有法出而任則有猷有守累贊  
聞畫游將使指身遊乎西土而名動乎京師朕將引  
以自近焉先朝故家萬里出峽宜有以寵異之棘卿  
高選一武禁除爾其疾驅以對簡拔可

文天祥除正字

掄魁登瀛故事也然始進大率以虛名既久乃知其  
實踐爾則異是初以遠士奉董生之對繼以卑官上

梅福之書天下誦其言高其風知爾素志不在溫飽  
矣麟臺之召何來之遲語有之居大名難又云保晚  
節難爾其厚養而審發之使輿論翕然曰朕所親擢  
敢言之士可

謝堅除司農卿

郡國賦輿之廣朝廷稟兵祿吏之衆而倉庾氏乃無  
宿儲使賈誼生於今日見公私之積如此其憂當何  
如哉孰能為朕修九疇之職以紓一時之急者爾精  
明足以燭姦欺密察足以防滲漏鋒銳足以投肯綮  
朕所為選擇而使也夫包茅問是問逋祖負殿其來已

久然馬力窮則輿駭弓張不弛則弦絕郡邑有貧富  
灾傷有輕重于斯時也御取予以道課殿最以公爾  
必有以處此算計見效由九卿擢兩制矣可

林疇黃瓌除大理評事

司馬遷有法家者流之目韓愈有大理不列三后之  
論信斯言也臯謨呂刑見黜於書矣廷尉平佐其長  
決天下之獄非中其科者不授疇縣譜環幕辨皆有  
可紀並升棘屬讞筆高下民命死生繫焉其殫乃心  
毋為遷愈所議可

朱子中除太社令

用門闕取人非古也然曰曹子曰象賢虞周盛時亦  
何嘗不尚論世家乎爾輔臣之子能讀鄴侯之書而  
遵萬石君之訓者擢實周行將以進其德而老其才  
也爾其勉諸可

錢庚孫除將作監簿

國家用人或取之素士或取之世家惟其才而已爾  
奕葉貴盛固不與寒畯爭進然鴈行鷺序宜參用傳  
世家文獻知臺閣典章者由郡丞佐繕監益厚涵養  
以待器使可

周漢國公主府從人葉氏封恭人

古之稱女婦之賢者必歸功於保姆爾執事貴主左右昔見其衣褐今見其策館可以言勞舊矣其錫温恭之號俾霑優渥之恩可

右武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特除金川駐劄御前前諸軍都統制兼知叙州張桂特贈容州觀察使聲罪致討勇於祭纛之行殺身成仁壯矣死綏之節追懷英槩加峻愍章具官某躬秉戎勦氣吞叛壘危機太急甘效命於戎行大勢不支猶握拳而血戰妖氛未潰於塞外將星忽隕於營中邊侯亟聞朕懷震悼爰涉康輿之秩以為幽壤之光噫李俊之罪通天

惡名遺臭張巡之鬼厲賊忠骨猶香可

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特除慶府駐劄御前保定諸軍都統制金文德特贈復州團練使環高城而攻忠存討逆鑿凶門而出義不求生爾勇冠諸軍誓梟叛將赤心衛上以國士報之白刃在前曰男免死耳力已窮而鬥愈急骨可朽而名不埋宜俾陟遠圍以光幽壤噫馬革裹屍之志豈不壯哉豹死留皮之言復何憾矣可

迪功郎錢昌大授耜田令

選人開朝蹟殊權也藉令列奉常清選也爾家世貴

威而能安於平進選擢之異蓋以其尚有典刑之故  
爾益重沐以對寵光

工部侍郎常棣除兼侍講

陪細纜之列久奉燕閒加重席之榮特優鴻碩具官  
某凌雲之賦籍甚凝霜之簡凜然拂袖而素節無虧  
子環而丹心不改汝垂之命非止鳩工仲舒之文尤  
宜為誥方賴辰敵之告俾起夕說之聯噫求王人之  
多聞吾自樂此得講師之三昧爾交修予可

馬世綸帶行太府寺簿尚書省市舶所檢閱  
官分司慶元府

鄞地瀕海夷琛輻湊異時領以使者後俾郡丞兼之  
權稍輕矣爾家學縣譜有聞於時其以外府屬往任  
五市之事嗟夫寬征則海之賈可招無欲則浦之珠  
可還也選擇而使可不勉哉可

包恢磨勘轉中大夫

秩宗之官極寅清之高選考課之法必積案而序遷  
具官某世之遠尊國之大者持橐入侍已八十餘焚  
藁盡規凡再三告士論咸推其晚節吏銓適會其年勞  
爰出新綸俾升華秩噫周小宗伯初豈豈計於一階  
秦中大夫今遂班於五品



趙與訐依舊寶章閣侍制除江東路轉運使  
兼淮西總領

職清地禁頃已列於論思師老財殫全莫難於總漕  
思其強敏起之燕閒其官某知微知彰有敵有守為  
諸道廉訪使之首肅乎若稜合比年京兆尹而觀恢  
乎游刃惓懷徑去注想未忘厥今江沱之勢稍安塞  
下之積未甯申士張勳之望切計臣束手而援窮緩  
則乏興急將聚怨朕直為凜凜孰能飽萬竈之屯爾  
益辦多多可並絲二臺之事往任笏鞭之責併提駮  
茗之綱涓瀉之運法可尋湟中之程政宜講必民無

加賦必軍有宿儲少紓識者之憂不  
王旦云民力竭矣有味其言卯雍曰諸賢  
之意可

右武大夫陳天應團練有勞轉左武

功宜懋賞詎容銓法之拘官至橫行見謂武  
具官某以材自奮遇事敢為頃緣獫狁之侵  
隆之募立表下漏頗整肅於軍容執鞭屬橐  
於環列有司言狀如格進官意朕居重御輕嚴  
九重之制爾自右遷左蓋古人二廣之遺可

謝堂除軍器少監

朕方圖懷夷復古之功講修車備械之政凡

戎監者皆遴選也况於帥其屬者乎爾槐

椒塗之懿威倍清廟髦士歷京兆亞尹皆

戎之拜去郎宿卿月猶健者之登梯可躡級

朕於麟趾公子之信厚者皆甄拔而器使之

近屬爾尤修謹可使之淹於常調乎真彼周

厚於宗藩之意夫德以涵養而進材以更

除在前靖共以俟可

趙孟議除大理司直

朕惟安僖王國之近屬其後多佳子弟爾於其間尤

謹飭好修權之鶴序非私之也所以昭朕懷族之意

爾為善之樂也其益進德益講學以奉三雍之對可

承議郎范昌世牙契賞轉朝奉郎

中興以來養兵之費廣生財之道狹而牙契所入遂

為國之大利與筦權並行爾淳熙名執政之孫善於

其職課以最聞豈非會稽當而然無俾進即秩以旌

賢勞可

史森卿除將作監簿

以世系論人物自左傳遷史已然至晉之王謝唐之

後村先生文集卷六

崔廬本朝之韓呂則尤盛矣爾生長名閥胚胎前光  
迺今薄正外府駸駸華除夫怒長不如盈科而進也  
窘步不如佩玉而行也爾其謙慙以基遠大可

朝奉郎家暹以脩後靜江府城池轉朝散郎

先朝既平儂寇首城桂州歷後承平日久城池墜湮  
恃陋不戒爾佐閫幕能與將士叶力築浚一旦寇至  
卒能與城俱全可以言智矣俾進一秩以酬前勞可

奉議郎何鑄以修築廣州城轉承議郎

屬者西寇震鄰東廣戒嚴城番禺乃所以援桂林象  
郡而安扶胥黃木也爾佐閫幕倡率吏士躬板幹之

役成金湯之勢帥臣上其賢勞其可以各賞哉可

李燠除太府寺丞

再轉為丞若平進者然自監而寺則稍高矣爾席華  
腴之胄有儒素之風歲中屢遷官雖以名家之故亦  
以美才而用爾其懋哉可

太府寺丞郭自中知嚴州

桐廬郡有漢嚴光之清風先臣仲淹之遺愛在焉吾  
甚重其符竹不以輕授爾弈世之積累深過庭之講  
貫熟諫臣其伯父也處士其嚴考也典刑文獻於是  
乎在新定調守毋以易汝夫有地千里足以行志去

天尺五易於報政施釣瀨以自潔覽壁記而懷賢可  
以為侯度可以致民譽可以不墜先訓矣可

迪功郎鄭立道循丞直郎

鹿磯之捷益吾上相指授亦師武臣力也幕府上功  
爾以書生有勞其間如格進秩以勸來者

政政郎廣東提刑司檢法官林祖恭以韶州

築城賞循文林郎

屬者蠻寇深入詔甚岌岌矣爾佐臺幕能與將士協  
力增俾後壕隱然有不可犯之勢憲臣言狀薄進一  
資以旌爾勞可

汪立信除將作監

朕其擇望郎廉訪諸道友使事膚公則又進之于朝  
所以課事功均勞逸也爾使江表有風力牧毗陵有  
仁聞朕念吳中災傷俾之衣繡循行所部爾於荒政  
如拯溺救焚於臬事能洗冤澤物可謂盡心焉耳矣  
稱觴造廷朕甚嘉之大匠亞九卿一等肆以命爾以  
旌行能以為登車攬轡者之勸可

汪立信除直寶章閣依舊浙西提刑

朕載拜爾大匠矣已而思之爾臬事荒政皆開端而  
未及竟舍之而來是一路獄寃不見雪於膚使也是三

郡民飢不見乳於慈母也况人物眇然非擇一朝士  
之難而求一監司之難今代能有幾子駿乎借雉監  
之望為壯駕之行且寓直奎閣以嘉寵之爾其為吳  
人勉留前所謂開端而未及竟者有始有卒矣爾往  
欽哉母廢朕命

呂文煥特授中大夫亳州防禦使依前職任  
敵王所愾既斬馘而獻俘振旅而還乃策勳而舍爵  
其官某見推勳開參總戎昭傳授六韜而起家間關  
萬里而赴授朕拊髀思名將一掃兵氛爾束髮戰白  
奴屢騰凱奏宜加品秩以獎忠勞噫花翎絕世之才

孰如英槩鐵虎百夫之禦雅稱使名可

蜀桐除寶章閣待制依所乞予祠仍贈金帶

召彼故老甫登要路之津賢哉大夫忽勇急流之退  
乃疏殊渥以獎高風其官其內有操存外無表襮朕  
惟貴德尚蕙之義樂於招延爾有愛君憂國之言見  
之獻納方眷懷之濃甚胡歸興之浩然夫挽留固上  
之至仁止足亦士之大節次對一如有真從叢祠錫  
號於散人一葉身輕萬釘帶重壯矣拂衣之決過於  
行錦之榮噫訪童子之釣游深諧雅志續耆英之圖  
畫莫愧先賢茂對寵嘉永綏壽域可

往本先生全集

朝奉郎謝奕楫以前任都大解發新錢細及  
數轉朝散郎

治鑄歲以十五萬緡為額及額者賞其來久矣爾建  
錢臺善於其職新錢源源暴暴而至有司上其功狀  
如格乃遷華秩以旌賢勞可

武經郎丘宗之秉義即丘淵特理作軍功出身  
武爵重軍功而卑入流無換授法也有司言鹿磯之  
提爾與有勞俾之換授非常之恩也有出於法之外  
者矣爾益奮厲以報國恩可

長入祗候殿侍盧進等換授保義郎

侍衛換授之法以年勞亦以才力汝於二者應格可  
以出而仕矣可

陳鑄除秘閣修撰樞密副都承旨

自改官制以來尊旨官不必備顧今甲兵之間猶至  
廟堂科瑣日不暇給然則都副並置亦集思廣益之  
義爾明而恕故論主正平介而通故事無凝滯歷任  
東西二府與聞軍國大議親密於州平幼宰彌綸之  
義弘矣索虜垂盡侵疆來歸朕欲及閒暇之時講修  
攘之政爾雖已列九卿其以論撰亞太尉掾孟時事  
惟侍立可咨訪邊機爾同堂合席可籌度也方將引

後村先生大全集

爾自近繼有殊擢可

陳淳祖除右曹郎官

朕擇廷臣之有人望者出為監牧又擇監牧之有治績者入為尚書郎於以覈名實而勸事功爾自著廷建外臺風采流勁一時屬望右扶水災吳興最甚就以當平使者兼領郡絃爾於荒政皇皇汲汲傾困倒廩不足則勸分以續之郡人德焉身雖勞而所全活者衆矣地官之屬右曹尤劇應宿之選舍爾其誰朝方急才豈久滯於省戶者可

陳淳祖直秘閣仍舊浙西提舉兼安吉州

朕以元日命汝為郎已播告矣顧饗墨之吏方凜凜革心災傷之民尚整整望惠倘移麾節於他人之手是奪嬰孩於慈母之懷其加隆名俾仍舊貫昔者使出使人以為福星矚出牧人以為陽春爾雖淹留民則全活朕亦豈久勞爾於外服哉可

右武大夫徐安民昨知峽州半年間運米三

十六萬石上夔特授左武大夫依前帶行御

器械知江陵府

漕粟於邊從古通惠汎舟之役沂江尤難既能體國以服勤焉可踰時而吝賞具官某為將則頗牧牧民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六十一

七

易見

則龔黃頃守夷陵有勞餉道三峽倒流之險跬步莫前萬船連檣而來銜尾不絕馬騰士飽師克凱還雖旌麾移於渚宮然功狀上於幕府噫進之左廣峻品秩於橫行異以中權託藩宣於連率可

朝散大夫謝堂磨勘轉朝請大夫

侍漢雍之祠特高侯對考虞廷之績可緩陟明具官某風致幼與才華康樂授欽建牙於馮翊焜燿繡行簪筆持橐於甘泉雍容綵戲雖在列莫如其貴近然還官不廢於故常噫奎閣歸然固已班於兩禁冰銜清甚初何計於一階可

史能之貞州分權倍增轉朝奉郎

宿師於邊財殫粟竭朕知莞權之病民而未能弛也爾以選往滋其事所入倍蓰然未嘗有析秋毫之謗可謂才矣晉秩外郎益勉事功可

右武大夫高州刺史特添差江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范用特授拱衛大夫州團練使仍

舊任

執訊獲醜繫秦戰多序情閔勞超加勇爵具官某勛名之志忼慨忠義之膽輪困鎔纜蜀江虜殲半渡迴戈鄂渚城解重圍既奏愷而班師宜第功而行賞乃



加亨秩併陟送團意東驚西馳昔摧鋒而敵愾中權  
後勁今當銳以總戎可

武節郎夏榮顯歿于王事特贈吉州刺史更

與一子思澤

朕覽國殤之篇而哀死節之士爾自淮授蜀忠州之  
戰矢刃中脣反左右支而隕可以愧怯戰偷生之人  
矣追贈遙刺又於格外錄其孤兒魂如有知可以無  
憾可

朱熠仍舊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兼淮浙發

運大使

農業首八政方將活青州之饑大臣慮四方其可安  
綠野之趣起彌諧之舊德總收輝之重權具官某學  
貫九流材周萬變伏青蒲而焚諫藁忠愛之誼深時  
色綫而補帝裳彌縫之功大輔政於國家多虞之際  
乞身於中外庶定之餘出處付之無心進退綽乎有  
裕雖燕燕居息與造物而共遊然巖巖具瞻迺坐民而  
未可屬時吳會積困勞傷近則鴻雁之謀稻梁遠則  
纒絲之待芻豢粟兼此二者任界之全材節戟來迎臺府  
並建必集思廣益罷行務合於羣情必安富恤貴扶  
抑悉歸於公是使四境咸無捐瘠而連營不至乏昔

伊尹之澤被於匹夫蕭何之功及於萬世賴卿區畫  
寬朕顧憂意荒政救飢民之窮人諒襁負仁人後天  
下而樂行以表歸可

孫附鳳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

太子賓客

論諫本仁義既久整於忠嘉道德成安強遂進登於  
宥密疇咨碩輔敷告路朝具官某學造精微氣函剛  
大編居風憲愈峻霜稜進則伏蒲蓋屢抗犯顏之疏  
退而焚草未嘗漏造膝之言邦無邪朋國無公是屬  
春闈之道士以時望而衡文虎榜翻聯經品題而佳

矣鵠袍翹楚皆摸索而識之朕嘉其通材擢之共政  
厥今虜直郵文呼韓之運齊歸汝陽濟西之疆幸四  
鄙之稍寧庶中原之復合然可取孰可守乃國老之  
至言所憂重所欣亦昔人之長慮雖寄安危於元宰  
尤資寅協於弼臣籌帷幄而貳鴻樞偉衣冠而陪鶴  
禁肆升端殿併陟文階噫予欲禪贊廟謨爾尚希於  
淹弼予欲輔導儲貳爾奚愧於震冲眷倚方深對揚  
無斁可

范純父除侍御史兼侍讀

橫榻劇雄冠風憲紀綱之列細旃密勿讀典墳丘索

之書爰播明綸以旌直節具官某芒寒而色正表和而裏剛自結主知偏司言責扶持世運崇陽抑陰之甚嚴憤嫉邪朋拔本塞源而後已愛善類如祥麟威鳳去貪吏如鷲獸毒蛇載嘉輶論之陳特峻首端之拜雖朝廷無大姦憲御其可廢於評彈然道路有公是非朕每欲通於壅蔽出則糾繩於柏府入而啟沃於華光辰告尤親風稜愈峻噫古有法家拂士蓋謂爭臣今無大夫中丞遂長御史益殫忠謹式副眷知

陳堯道除右正言兼侍講

南臺執法號為敢言西省拾遺得於已試真彼七人

之高選異乎百辟之序遷具官某勁節昂霄貴名揭日勇退於羣陰用事之際來儀於九成合奏之初未嘗躁求遂被親擢居風憲紀綱之地久我身冠於是非褒貶之間壹用麟筆嚴君子小人之界限正外夷內夏之經常奉白簡而前吾聞其語矣伏青之上今未可言歟願願輸示闡之忠吉獲侍細旃之講我明告子爾交脩是扶公是於清時留直聲於是日噫聖朝無闕事奚取從諛之言天子有爭臣直進格非之論可

虞慶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

國有君子允為時望所歸臺無長官均任風間之責  
疇咨勝彥斷自親除爾蕭然澤癯屹若山立橫經園  
水甘鄭老之無氈議禮曲臺陋叔孫之起莚未嘗趨  
捷徑以窘步惟知遵大道而徐行朕急於求言孰堪  
明目張膽之選伴之執法安用呈身識面之流內出  
姓名外新觀聽方今邊遽寬而守備未弛國是定而  
堅凝寔難抵熾之徒尚繁復隍之漸可慮必排姦指  
佞凜風霜擊搏之威必陳善閉邪彈日月就將之學  
朕稽于衆而後用人將於爾而求全噫無闕事希諫  
書未為篤論舉明主建長策益進昌言可

楊棟除禮部尚書兼職依舊

新進士策名之盛舉無遺才大宗伯衡文之公宜有  
懋賞甫題氈墨即播絲綸具官某色正而芒寒根茂  
而實遂長楊館之賦古一洗篆雕靖恭坊之譜蕃相  
承冠冕早蓮嚴吾之列晚陪園綺之游遂長儀曹俾  
司俊造以唐文三變為已任以洛學四書為指歸模  
索得之注脚不輕於墨筆品題嚴甚點頭奚待於朱  
衣喜水監之至明峻台斗之真拜平掌故議郎之聚  
訟剖經生學士之羣疑履班益穹柄用伊邇噫虞書  
典三禮古以命官漢制參六官經今寧求野可



